

腊八粥里的年味

王雨熠(任城)

腊月初八的清晨,黄河滩区的风裹着米香钻进巷子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铁锅里翻滚着赭红色的粥,红枣、红豆与糯米在沸水中沉浮,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。熬得久了,米粒化开成绵密的糊,甜香混着豆类的醇厚,飘满整个院落。孩子们捧着粗瓷碗,呼出的白气与粥雾交融,暖意从舌尖漫到心尖。

熬粥的工序,曾是母亲冬日清晨的庄严仪式。豆类与坚果需半夜起床浸泡,莲子细细去芯,薏米静静释香,所有米类淘洗得不见一丝浑浊。果干最后入锅,经慢火两小时的熬煮,香气才彻底弥漫屋子。

腊八节的粥,熬的不只是粥,更是时光的沉淀与亲情的黏稠。母亲说:“粥熬久了,就像日子,越过越稠。”可现在,生活像一锅被迫快煮的粥,还没来得及沉淀香醇,便被匆匆倒入下一个流程。我们忙着抢红包、回消息,却忘了那碗最朴素的粥里,藏着祖辈的辛劳与土地的温情。年味变淡,看似是因为时代变了,生活快了;但究其根本,或许更是我们弄丢了那份愿意为一份仪式而“慢下来”的心。仪式感不是复古,而是让漂泊的日子有根可寻。母亲的铁锅,家族长的“福”字,祠堂的香火,都是根的印记。

腊八节,本是团圆的起点。从前母亲熬粥时,父亲默默劈柴烧火,哥哥负责护送至祠堂,我帮着剥莲子——全家人的手,都沾了同一份温暖的粥气。可现在,团圆有时竟像一项“任务”:见面寒暄几句,放下礼物,目光便落回亮着的手机屏幕。我们不再为一碗粥的分享而感动,因为生活中,感动的阈值被抬得太高。

腊八节的粥,熬的是时间,是亲情,是根。母亲的铁锅,熬出了童年的甜;家族长的“福”字,写下了族人的暖;小路口镇的大集,赶出了生活的鲜。

如今,腊八节的清晨,风依旧会钻进巷子,却难再裹来记忆里那般厚重的米香。那碗粥的滋味,似乎已永久封存于童年。

但或许,我们仍能在某个匆忙的间隙,为自己、为家人,静静地慢火熬煮一锅粥。让谷物在水中慢慢舒展,让香气重新充盈房间,让氤氲的热气,再次唤醒血脉里深埋的根。让“年”不再只是日历上的标记,而在我们真心实意的参与中,重新活过来。

团圆

赵洪顺(汶上)

哪怕相隔千万里,纵使冰封雪锁
哪怕车流汇成海,人潮漫过站台
也拦不住这回家的路
这是一年里最深切的盼头
是日历上被反复描红
被手指摩挲得发毛的日子
就为这一夜的团圆
多少人把梦垫在脚下,把苦扛在肩头
在异乡的晨昏里,硬是一步步
把路走宽,把日子熬甜
团聚的笑声碰响酒杯
年夜饭的热气漫上窗花
春晚的歌舞伴着欢乐的氛围
所有积压的疲惫,所有吞下的风霜
都在这满屋的暖意里
无声地,酥了,化了

打花糕

李瑞华(梁山)

打花糕是鲁西南一带的风俗。出嫁的女儿要在年初二回娘家,而娘家人要提前蒸好一个大花糕,让姑娘带回婆家,寓意着婆家的生活能像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。

因此,这花糕做得如何,便成了娘家实力与心意的一次重要展示。为了让闺女在婆家有面子,娘家人往往从秋天就开始准备:拣选个头匀称的红枣,备好麦子,磨出新面。直到腊月二十八,才正式开蒸。

选择这一天,既图“八”的谐音,讨个“发”的吉利;也因年初二就要用,蒸早了怕花糕变形走样。总要让它以最饱满的形态,出现在亲家的面前。

蒸花糕是件大事,常要请村里心灵手巧的婶子大娘来帮忙。她们先将面团擀成一张圆饼,作为糕底。再取小面块,搓成细长条,抻开后卷上一颗红枣,便是一个精巧的“花糕鼻”。把这些“鼻子”挨个儿围在糕底外缘,中间用红枣填满。上一层的方法也是如此,只是逐层缩小,最后在顶尖做一朵面塑的莲花。做好的花糕层层叠叠,宛如宝塔,又因红枣点缀,煞是好看。

细致的人家,连重量都讲究——蒸好正好二十八斤,取“两家都发”的美意。这样的花糕送到婆家,自然是大有光彩的。

花糕通常要蒸两个。一个给出嫁的女儿,另一个则留在自家,用于年初一的祭祖。祭祀完毕,全家人才一起切开花糕,并分送给左邻右舍。

那一块块送到手中的花糕,不止是吃食,更是一份郑重的祝福。若是邻里间此前因小事红了脸、生了隔阂,这香甜的花糕一递一接,往往也就融化了所有不快。

我的三个姐姐出嫁时,都带去了这样体面的花糕,也得到了婆家的称赞。而嫁进我家的嫂嫂,也同样带来了精美的大花糕。母亲总是仔细地将其切开,分送给远近亲友。

只是近些年,这蒸花糕的习俗渐渐淡了。有人图省事,直接用一袋面粉和一袋红枣代替。讲究些的,或许再添上一个小饭桌和四把小椅子,权当是“花糕底”。无论怎样,在我心里,这些新式的礼节,总像是少了点什么。

我多怀念从前啊——怀念那份为仪式而忙碌的郑重,怀念面团在指尖绽出的花朵,更怀念那切开花糕后,挨家分享时所触到的温度、笑脸与亲近。

回家过年

徐保家(嘉祥)

无论行囊轻重
终点总是
那缕弥漫着年味的炊烟
母亲鬓边似霜,又添了几层
父亲背影如山,又低了几分
惟有目光依旧
似永不偏移的星斗
深烙在游子心头

母亲用灶火炖软了人间真情
盛在碗里,是无声的呼唤
父亲端起的半杯老酒
替我暖着一路严寒
妻子把思念纳进鞋底
又想将月缺补圆
孩子梦中笑得很甜
虽然腮边泪痕未干

爱是暗夜里不灭的窗灯
家是波涛深处,永远朝我们敞开的港湾

写春联

张振建(任城)

进入农历腊月廿三,年就算开始了。人们忙活开来:祭灶、蒸馒头、炸丸子、过油……庙会上更是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。

小时候,过年是天天盼、月月望的事。因为只有这时候,才能穿新衣、吃白面馒头、放一挂鞭炮,还能把书包一扔,尽情撒欢。村里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,那鲜艳的联句格外耀眼。红火火的春联,让人看着就心生暖意,仿佛明媚的春光与来年的好日子,已提前来到眼前。

贴春联,就得有人写。那时全靠村里有学问、会写毛笔字的“文化先生”执笔。家父在村中担任会计,旧时读过私塾,一手魏碑写得远近闻名。于是,每年写春联便成了他的大事。

家里省吃俭用,提前买好一刀红纸,大约百张。从腊月廿三起,父亲便开笔书写,一直写到年三十。全村几百户人家的春联,几乎都出自他手。天寒地冻,砚台结冰,手指僵硬难以屈伸,但为了乡亲们,父亲毫无怨言,他心里也是高兴的,甚至有一种成就感与自豪感。

也许正是从那时起,耳濡目染,我对毛笔字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幻想有一天,自己也能像父亲那样,一支小小的毛笔仿佛变魔术般,幻化出千变万化的线条,成就一幅幅作品。闲暇时,我也不停地练习,总盼望有一天能像父亲那样为大家写春联。同时,我也把习字视为一种文化修行,让焦虑的心在笔墨间静下来,让春联中千锤百炼的词句滋养心灵——一心向善,一心向阳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如今,自觉笔下也能看了。正好小区里有处空墙,我便写了一幅贴上去,算是为邻居们做点小事、拜个早年:

一帆风顺年年好
万事如意步步高

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,春风十万里,十万好消息。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,心想事成,日子如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。

岁甜

李宗乐(汶上)

最后一页日历,在火中安眠
旧符在风里,褪成云烟
扫下的蛛丝垂落砚边
竟化作一泓,待写的甜

那甜,溜进灶王半阖的眼
又爬上孩童扬起的眉尖
风匝徐徐,把陈年日子都煨成绵软
热气驮着香,迈过窗棂
在瓷盘里升起小小月圆

灯笼抢先挂上檐角
藏起天上那轮瘦弯弯儿
呵出的雾,与破晓交融
红屑炸响在梦里的青砖

看,新燕正衔来
一封被梅香吻得潮润的请柬
它要穿过薄雾,穿过
尚在打盹的田埂与炊烟
把甜,轻轻放回春天醒来前的枕边